

皇后不要国王

凌淑芬等◎著

两个野蛮男人和两个温顺女子的柔情较量。

斗勇斗智，趣味横生——

言情界天后级作家凌淑芬

携手新生代青春型写手贾童

精彩演出——

外一章 我的野蛮家教



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皇后不要國王

凌淑芬 著

賈童 著
外一篇
我的野蠻家教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皇后不要国王/凌淑芬等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4. 12

ISBN 7 - 80148 - 739 - 7

I. 皇... II. 凌...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2226 号

皇后不要国王

凌淑芬 等著

责任编辑:刘`莉 范超清

责任校对:黄楚清

封面设计:彭 鹤

版式设计:李淑君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东直门南大街 9 号华普花园

邮政编码:100007

电话:010 - 84094409

传真:010 - 84094789

销售热线:010 - 64631547

E-mail: newstar_publisher@ 163. com

印刷:广州金羊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9 × 1230 毫米 1/32 开

印张:8 字数 140 千字

版次:2005 年 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价:16. 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目录

皇后不要国王

第一章	国王不在城堡	001
第二章	皇后的疑虑	015
第三章	真相大白的某天	028
第四章	皇后不要国王	042
第五章	安静是一切混乱的预兆	056
第六章	皇后回到城堡	067
第七章	皇后的冒险，抑或国王的？	080
第八章	麻烦随冒险晋级	095
第九章	背叛的蝎子	111
第十章	城堡的回归	125

我的 野蛮 家教

Contents

第一章	我的家教是个野蛮人	135
第二章	梦想并非都是美好的	151
第三章	你的温柔我看见了	174
第四章	失恋只是开始	188
第五章	再见也是冤家	197
第六章	我说过，你可以的	217
第七章	这次分手也不是结局	227
第八章	童话的例行性结局	235
	后 记	246



第一章 国王不在城堡

死寂。

午后街头，触目所及都是断垣残壁。柏油路被重型武装车压得坑坑巴巴，两旁的建筑已经倒塌了，只剩下左侧的一栋小楼房还勉强撑住四面墙。

关城带着一组人，隐身在其中。

这座烽火下的孤城位于非洲北部，由于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日前反叛军还劫掠了几处重要粮区，使得国内的饥荒问题更加严重了。

本来反叛军是受到全国饥民拥护的，他们被视为“义勇之军”。可是随着时局演变，其中几股激进势力开始四处流窜，屠杀异教徒，变成地方上的祸害。

于是，关城和他的人，被无力阻止的政府聘来解决问题。

“扑哧。”手下阿汤躲在对街的一处废墟后面，向他打PASS。

长久合作的默契，让关城和他的手下只凭几个简单的眼神和手势，就能互相沟通。

他收到信息，朝身后的两个小队长示意，两人各领一队正规军，迅速无声地从墙壁缺口散出去，就定位。

关城拿起无线电，低声嘱咐藏在制高点的兄弟：“卫，准备好了没？”

“OK。”

部署妥当。



关城拿起遥控器，按下去……

轰隆隆隆隆——

惊天动地的爆破一声追着一声，一栋半垮的危楼完全倒塌，压在旁边的平房上，平房再塌向旁边的砖瓦屋，砖瓦屋再逼倒旁边的泥土墙。

爆破以骨牌效应一路压过去，直接袭向叛军首脑的藏身之处。

“该死！”

“快退、快退！”

“啊——”

所有惨叫全连成一长串叽里咕噜，反叛军从土墩后面被逼到路中央，再气急败坏地寻找掩护。

“阿汤，动手！”关城低喝。

哒哒哒哒——

几个埋伏点同时发出攻击。逢卫从高处找寻人群中的叛军首脑，阿汤瞄准像蟑螂一样四处乱钻的小卒子，替兄弟减轻负担，另外两队政府军也分别从他们的埋伏之处开火。

经过两个月的伏击才好不容易把首脑逼出来，今天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跑了。

砰砰砰砰！哒哒哒——

两方人马在断垣残壁间合奏出激烈的交战曲。

咻！一颗子弹险些从关城额角扫过。

“该死！”他火速退回掩体后。

“好险、好险。你的脸虽然丑，我们不介意多看几年。”百忙中，和他守同一阵线的法国人老尚还有时间低笑。

关城的响应是送一拐子过去。

他当然不丑！非但不丑，在女人的眼中，他的魅力是不折不扣的阳刚之气。

他的五官粗犷如石雕，肩膀上的肌肉仿佛比花岗岩坚硬。一

米八二的身高，配上强壮的体魄，动作却是小鸟一样轻巧。走在黑夜里，即使他已经摸近敌人的身畔，敌人仍然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一头三分短发本来只是为了方便而理，却为他抢眼的外形平添了剽悍刚猛的力量。

他的眼中闪着狩猎者的野性机警，但是落在女人身上时，却让人不由自主地全身发软。

可惜，这头猛兽早早遇上它的驯兽师，叫人如何能不发出一声思慕的叹息呢？

“卫，那个带头的呢？”关城透过无线电询问。

“刚才还瞄见他四处钻来钻去，现下不见了。”兄弟遗憾地回报。

“慢着，我看到他了。”关城心神一凛。叛军首脑正躲在他对面的一处坍塌后。

万籁俱寂中，一阵莫名其妙的铃声突然响起来，滴滴、滴滴、滴滴——

一串子弹马上对着这个来源扫过来。

“天杀的！是谁这个时候还忘了关手机？”关城转身怒吼。

“咳咳，那好像是你自己的机子，老大。”对面的阿汤善良提醒。

对了，他差点忘记。

“老尚，你上来顶着。”关城迅速换手，从迷彩裤口袋里掏出卫星手机。

这支手机造价不凡，全球限量五十支，知道号码的人用一只手就数得完，而这几根手指头有个集合名词，叫“家人”。

无论人在哪个角落，关城永远确保他的家人随时可以联络上他，即使是为了再微不足道的琐事。

砰砰、砰！街头再度响起零星的枪声。

“告诉大德，把他们的狙击手撂倒，不然我们近不了他们的



身。”关城按下手机通话键，“喂？我是关城。”

“爸爸，你在做什么？会不会很忙？”一声娇唤甜蜜蜜地捎过来。

女儿打来的，他一颗心顿时化了。

“小宝贝蛋，你怎么还不去睡觉呢？”关城把耳机挂好，拿了枪再回到原位，开始搜寻狙击手可能的所在地点。

“现在是早上八点，我早就起床了，都没有赖床哦！”关月向爸爸邀功。

“真的吗？小月好乖。”左边那座半倒的建筑物！他向对街的阿汤比了一比。狙击手就藏在那里！

阿汤点点头，把PASS打向潜伏在暗巷中的大德。

“爸爸，弟弟昨天又撕我的本子！我好不容易才把作业写完，就被他撕掉了。我好讨厌他，我们不要弟弟好不好？”

小儿子关风刚满四岁，正是最调皮的时候。

“弟弟已经是我们家的小朋友了，怎么可以不要他呢？”他用唇语无声地交代老尚：叫大德带一队人马从下一条街绕过去，我们前后包夹他们。

哒哒哒哒哒——叛军之中，不知道哪个白痴等得心浮气躁，拿起机枪又是一阵无目标的扫射。

“你们天杀的能不能安静一点？这里有人正在讲电话！”关城捂着手机大吼。

呃，要求敌人安静而耐心地等你聊完天再战斗会不会太过分了？老尚拼命憋住笑。

“爸爸，你那里怎么这么吵？害人家耳朵痛痛的。”

他可以想像女儿正嘟着小嘴抱怨的俏模样，“乖，爸爸正在看录像带，你等一下哦！爸爸去把电视关小声一点。”

关城切下手机的保留键。

喔哦！这下子有人要倒大霉了。老尚替对方默哀。

哒哒哒哒哒——那个不长眼的家伙还在四处乱开枪。

关城脸色冷峻，从藏身处游出来，穿梭于各个障碍物之间，无声接近对方的所在地。

转瞬间，他已经摸到那只菜鸟身后，对方还傻傻地盯着街心。

等他感觉到身后有一阵微风时，一切已经太迟了。

哼都来不及哼一声，颈椎已经断成两截。

关城悄无声息地再摸回原位。

有时候，老尚不得不佩服这位老大。如果让他自己独来独往，说不定杀伤力比领导四个组员出征更强。

“小月，爸爸已经把电视转小声了。你刚才说，弟弟为什么撕你本子？”敢震痛他心肝宝贝的耳朵？找死！

“他要拿我的作业簿画图，我不给他画，他就抢我的本子，后来我们拉拉拉，他就把人家的本子扯破了。”女儿吸吸鼻子，一副好委屈、好可怜的样子。

“妈咪没有骂弟弟吗？”他迅速检查手边的装备，弹匣还剩三个，步枪及手枪各一支。

“有啊，不过妈咪也跟我说，弟弟还小不懂事，我是姐姐，要多多让他。”

“妈咪说得没错，你要听她的话。”再给我两个弹匣，他向老尚示意，老尚立刻抛过去。

“可是明明是弟弟先动手的，我讨厌他！爸爸，你快点回来啦！弟弟比较听你的话。”女儿不依地向他撒娇。

“乖，爸爸再过一个月就回去了。”讯号传回来，大德部署的人马已经就定位。他向阿汤点了个头。

“还要一个月啊？”女儿的声音里充满失望。

“家里有事要爸爸赶回去吗？”关城的注意力马上被拉回来。

“我们学校下下个星期要办运动会，我们一年级会跳很漂亮的大会舞哦！爸爸，你要不要回来看？”



“下下星期?”他的复述不小心从对讲机传出去。

下下星期?身后的老尚瞪大眼睛。

下下星期?对面的阿汤探出头来。

下下星期?制高点的逢卫和两条街外的大德一起低吼。

刹那间, 无线电热闹非凡, 所有人抢着在同一时间发表意见。

“老大, 别闹了, 我们一个月之内收拾得了其他残党就该偷笑了, 你还想两个星期就收工回家!”

“就算今天先把叛军首脑收拾掉, 接下来还有首都那几支势力要剪除。”

“更何况边界那里还有几股——”

“闭嘴!”他阻止了叽叽喳喳的那群麻雀。

突然间, 一声娇柔多情的浅唤荡进他的心坎里。

“城, 是我。”

“晶晶?”噢……他按着胸口, 缠绵难舍地响应。

晶晶! 完了、完了! 几个组员悲惨地抱住脑袋, 几乎可以预见接下来的命运。

“城, 我知道你很忙, 不要勉强自己。如果你能赶回来就尽量赶, 若是真的来不及, 那也没关系的。”

全世界的战火都消失了。此时此刻, 他的大脑只接收得到这串柔媚入骨的音符。

“下下星期是吗? 没问题, 我一定赶到。”他温柔许诺。

呜, 其他四个组员欲哭无泪。早就知道了! 只要老婆上场, 即使剩一口气, 关城爬都会爬回她身边。

“那我不打扰你了。”娇妻顿了一顿, 轻声叹息, “城, 快点回来, 我好想你。”

噢……

“我也是。”关城紧紧握住有她声音传出的那一头。

两只爱情鸟把肉麻本色发挥到极致之后, 终于心不甘情不愿

地收线了。

“下下个星期，你在开玩笑吗？还是你准备打到一半，跳出来喊中场暂停，回家享受一下天伦，再回来继续打？”

“更何况我们下个月还得开拔到……”

吼——无线电发出高频率的尖叫，成功地让所有人住嘴。

“你们也听到了，老婆和女儿要我在两个星期之后回家。”

“可是……”

“承诺就是承诺，所以我建议你们，开工吧！”他愉快地宣布。

另一连串烽火，于焉展开。



出租车在宁静的社区前停了下来，男人付了钱，拎着一个简便的旅行袋跨下车，仆仆风尘掩不去他的勃勃英气。

四月末的夜风含着湿意，以及一股淡淡的热气。柏油路面留着几摊水渍，显见傍晚时分已经落过春雨。某户人家的昙花正尽情吐露芳香。

“宁静园社区”位于市郊，以独门独栋的花园洋房为主，他的家便是其中一栋双层小楼。

晚上十一点，小鬼头八成都睡了。

男人提着旅行袋，大步进入家门。

客厅的灯已经熄了，墙上的时钟发出稳定的运转声。蛋糕和花草茶的香气，交织成一股属于家的气息。

他随手把旅行袋一放，直接踩上二楼。

主卧室的大灯还亮着，中央那张大床无声向他呼唤，他满足地深呼吸一下，深深品味这怡人温馨的氛围。

浴室里响着水声，他突然邪邪地挑开唇角，把夹克脱下来，挂在椅背上，再迅速剥除所有衣物。

一个窈窕的娇躯正站在莲蓬头底下，享受热水的洗礼。水珠



顺着肩膀、裸背、纤腰淌下，滑过世界上最美丽的线条。

他无声潜进，然后，猛地将娇躯揽进自己的胸前。

“啊！”巫晶媚惊声娇呼，火速地转过身，“关城！你这个坏蛋！”

“嗯，你好香。”他的鼻子在她颈项间努着。

“吓我一跳，可恶。”她娇嗔道。

沉厚的笑声在他胸膛内轰隆作响，“我可是爱死了这个迎接我回家的礼物。”

“讨厌。你全身都是汗，先冲冲水。”

“你帮我洗。”他腻着她撒娇。

她好气又好笑，只得拿起沐浴乳，开始帮他擦洗。对一个离家两个多月的男人而言，这种全身摩挲的动作，绝对不可能不擦枪走火。

“你站好，不要一直挤我。”她红嫣着俏颜，推了推越赖越过分的大个子。

“好好好，我自己站好。”他沙哑低语，“我连你的份一起站，你环着我的腰。”

“城……”她轻喘一声。

热水喷洒在他的背上，再溅到她的脸上。浴室里的热气，几乎让她无法呼吸。

她呻吟一声，让他把自己抱出去，战场从浴室移往卧室的大床。

“等一下，先把身体擦干——”话才说到一半，她已经被扔到床上了。

他低沉大笑，不给她逃开的机会，马上开始搔痒大战。

“啊！住手……讨厌！好嘛，我投降！”她大笑，拼命想闪躲那双无所不在的魔掌。

“你以为投降可以了事吗？”

两个人像小孩子一样，嘻嘻哈哈地闹了一阵，气氛又热了起来。

她的及肩长发披散在寝褥间，眼神如梦如幻，映成玫瑰红的娇态。

关城望着心爱的女人，仍然难以相信，她已经是他的妻子，为他生了一儿一女。

唔，当然，让她未满三十岁就变成两个小孩的妈，大女儿还已经七岁了，实在是他的错。天知道他已经尽力克制了，可是有些事情仍然难以阻挡。

他一不小心就弄出两条人命来，罪过、罪过。

“晶晶，我的晶晶……”

他是何德何能娶到她呢？

若说是前有余荫，他绝对是列祖列宗最后一个想保佑的对象。

他承认自己从小就是问题儿童，长大变成问题少年，再大一点变成问题成人，将来老了，八成也会变成问题老人。

相较于从小领奖状当饭吃的哥哥，他的逃学史起于幼儿园，之后就不曾停过。

聚众打架是他的嗜好，飙车是他的运动，追美是主要的休闲，连枪械弹药他都年纪轻轻就练出一身好本事。最后连一辈子奉公守法的校长老爸都觉得他受够了，这个小儿子从此放牛吃草。

“噢！”巫晶媚的玉颈被他咬了一口，她嗔怨地反击。

可是他皮厚骨粗，咬都咬不下去，他还当是蚊子叮呢！

“坏人。”她改咬他的鼻尖，却被他吻住。

冲着老爸的关系，当年他勉强混上一间烂高中，然而，普通人上课的时间，他跟着那些黑道大哥“出国旅游”，不是到香港谈地盘，就是到美国华人区争势力。

其实他从未加入任何帮派，他只是觉得好奇而已。

他想知道那些黑道老大都在干什么，所以就跟着四处去玩看看，正巧他的身手矫捷，性格机警，个性又爽朗痛快，所以大哥们都很喜欢他。



也因为他向来自行其是，从未投靠过任何一边，几位大哥反而对他更欣赏，念着要收他当接班人。可惜当老大有太多规矩要守，太多小弟要照顾，不符合他独来独往的性格。年少的关河两手一摊，撂下一句“没兴趣”，然后继续过他周游列国的逍遥生活。

许多人都以为，不受拘束的他和好宝宝的关河一定是水火不容。奇怪的是，关河反而是惟一个看出他本质的人。

他从来不是“学坏了”，只是体内有股停不下来的冲劲，让他必须随时往外跑。

“不准把麻烦带回家，不准搞毒品，其他随你去。”关河对弟弟只有这个要求。

“了解。”

他们两人的感情一直都很好。

有时他会觉得：关河替他圆循规蹈矩的这个部分，他则帮关河过冒险犯难的那种人生。

他生命中的转折点，发生在十九岁那年。

当时梅竹帮的老大要到洛杉矶谈判，问他要不要一起去？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他同意了。

结果，飞机落地的四个小时之内，梅竹帮老大在他眼前被人干掉。

“该死，那个小鬼跑哪儿去了？”

“追，别留活口！”

所有人马转瞬间被歼灭，只留他一个。他独自在污秽的街道里逃命，利用夜色来掩蔽自己。

他不想死在异国！死在一条发臭的黑巷里！

猛不期然，一道温热的身躯和他撞成一团。他直觉将那个人扣住，往背后甩去，跑不到两步，一支黑溜溜的枪管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突然对住他的鼻尖。

“接住！”身后有人大喊。

他不及细想，反手接住对方抛来的物事，旋身瞄准，扣下扳

机。

哧! 消音手枪只发出一声气音。鼻尖前的那支枪倒下去。
心跳声如此清晰, 血流声冲刷血管, 肾上腺素急速分泌。

“找到了, 他人在这里!”

“快抓住他!” 身后的追兵赶到。

关城回身, “哧哧哧”三声, 三道身影跟着倒下。

“该死的! 这小子有枪!” 一群喽啰紧急刹车。

“该死, 枪是哪里来的? 他不是空着手吗?”

“回去操家伙!” 追兵顷刻间消失得干干净净。

天上银月如勾, 他喘着气, 眼神亮得出奇, 盯住脚边的几具躯体。

他杀人了!

“枪法不错, 你常用枪?” 倚在墙角的那个人呼吸很沉重, 似乎受了伤。

他缓缓垂下枪, 脑袋仿佛空空的, 又清明无比。

“第一次。”

“生平第一次?” 墙旁的人撑着起来, 缓缓走到月光下,
“这是你生平第一次对人开枪?”

“是。”

褐发褐眼的仁兄紧盯着他, 禁不住啧啧称奇。

“小子, 你很有潜力。你想不想跟着我闯一闯?”

有何不可?

这个美国人叫艾思, 他们相遇时, 他已经四十岁了。

艾思二十岁那年加入法国外籍兵团, 役毕之后成为职业佣兵, 从此开始征战的生涯。

艾思正打算培养一组新生代的职业军人, 于是关城成为他的第一位门徒。

接下来四年, 他像一块海绵, 源源吸取艾思的每一项绝学。
这位名师教会了他自由搏击、战略战术、爆破知识以及游戏人生。



在父母这头，他就以“中国的大学考不上，想到美国念书”为由，逍遙遙地出走。

另外几位新面孔陆续加入。有些人来来去去，有些人同他一样，留了下来，例如美国人阿汤、香港人逢卫、法国人老尚和德国人大德。

他跟着艾思学会英文，跟把英文说得像土星话的小日本学会日文，跟认为法文才是世界第一语言的老尚学会法文，然后把他的母语中文也依样画葫芦贡献出去。

艾思对“佣兵”那种纯粹拿钱打仗的生活已经倦了，所以他们不再干这行。

他们称自己为“重武装服务业”，举凡劫囚、救人、弭平叛乱、政治暗杀、扫荡叛军等等，都在他们的服务范围以内。

有时候他们出去接些小CASE玩一玩，艾思并不管束他们；或者艾思失踪上一段时间，他们也不会特别过问。

他们和艾思名为师徒，实如父子。

他没有想过，艾思会这么快从他的生命中退场。

那是一场缅甸边界的巷战，发生在他们相识的第五年；全组人马中了埋伏，关城领着阿汤他们逃了出来，另一头的艾思没有。

他伤痛逾常。

最后，他独力犯难，将那一位毒梟暗杀在情妇的床上，但是这已经换不回艾思的生命。

“现在怎么办？”

战役过后，仅余的五名成员在法国碰头，阿汤搔搔脑袋，对未来没有任何头绪。

老尚耸了耸肩，看向关城。逢卫和大德也做出同样的动作。

关城跟着艾思最久，在几名年龄相当的年轻人眼中，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下一任领导者。

“我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逢卫沉吟。

“要我回去坐办公桌，过正常生活吗？别闹了。”老尚嗤